

<<最后的格格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最后的格格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417823

10位ISBN编号：7505417827

出版时间：2008-01

出版时间：朝华出版社

作者：于正

页数：39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最后的格格>>

前言

最后的受伤 霍思燕 杀青了，杀青了。

24日下午15：30于横店，导演说本着“最后的格格”一定要在最后杀青的原则，我只有在送走了键锋、唐宁、钟亮、徐葡萄（我给我“额娘”起的外号，她也很喜欢呢）后，自己还坚持到最后——大雨中独角戏，上演“雨中追马车”。

两辆水车，下吧，下吧，有本事你再下大点…… 第一个镜头，全景，雨中。

从街的一头追马车到街的另一头，顺利一条过。

第二个镜头，中景，马车过画，我跑到指定的位置跌倒。

此时意外发生了！

由于路滑地硬，我重重倒地，左手掌擦破了香港两元硬币那么大的伤口，皮肉中还夹有小石子、血，啊……还沾到了泥水，疼……好疼……天哪！

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

不过也是，此时除了我能受伤的就只有马了……大家围了过来，纸巾、药水、酒精棉、OK绷……又一通折磨，此时我已经浑身湿透、发冷，只求快快结束拍摄。

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导演我们继续拍吧。”

继续雨中追马车…… 第三个镜头，侧面角度中景，内容同上。

天啊，我太累了，又没照顾好自己，伤口重重地碰到了地上…… 第四个镜头，最后一个镜头，脸部特写。

剧本要求：“云吞格格此时已经分不出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了……”我哭了，不知道此时我是以云香格格的身份落泪还是属于我自己的泪。

这四个月来我一天都没有休息过，每天工作16-20个小时。

太多次的挑战自己，回到酒店躺在床上，连翻身都没力气的我就像一具只会呼吸的小尸体。

说实话，长这么大我从没有这么累过。

我不是在抱怨，那一刻的我好幸福。

导演抱起了一身泥泞的我，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光：“思燕好样的，一定值得的！”

我用最快的速度擦干脸上的雨水、泪水，这才是真正的自己（由于演悲剧多，生活中的我已经越来越坚强，从来不让自己哭）。

大家在鼓掌，我们一起欢呼！

举着一只伤手的我回到了酒店的房间，浑身没有了力气，连潜水衣都无力脱下，助手Apple三下五除二帮我脱掉，把我塞到了浴室里，并且还给我洗了头发…… 源自：霍思燕新浪博客“彦色”

[http://blog.](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23db2b010007op.html)

[sina.](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23db2b010007op.html)

[com.](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23db2b010007op.html)

[cn/s/blog_4923db2b010007op.](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23db2b010007op.html)

html 霍思燕，著名演员影视作品：《最后的格格》、《恋之天国》、《大清后宫》、《嘉庆传奇》、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、《聊斋》、《欢天喜地七仙女》、《少年天子》、《女人汤》、《钱王》、《孙中山》、《星梦恋人》、《三少爷的剑》、《九九归一》、《罪证》，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。

我的荣幸 陈键峰 2006年底到2007年初，我留在横店拍剧，参演于正大哥的新剧《最后的格格》。

说真心话，在这部戏当中我拍得很辛苦，但却十分开心，因为得到的东西实在太多，几乎超出我这五年的经历，很多个第一次，我都在《最后的格格》里献上了——荧幕上的眼泪，流得比过去多得多；剧中经历了两个年代，从青年演到中年，我还当上了人家的爸爸……不止这样，戏中我的经历、我的身份也是高潮迭起，直教人喘息不得。

虽然杀青到现在几乎快一年了，而我也拍完了另外一部戏，但那份刻骨的情，仍然不时在我心中萦绕，久久不散。

<<最后的格格>>

所以我说：《最后的格格》是一部难得的巨献。

陈键锋：著名演员，TVB当红小生。

影视作品：《美丽人生》、《红衣手记》、《律政新人王》、《冲上云霄》《怪侠一枝梅》、《西关大少》、《我师父系黄飞鸿》、《学警雄心》、《肝胆昆仑》、《识法代言人》、《最后的格格》等

<<最后的格格>>

内容概要

《最后的格格》：她是尊贵的云香格格，却与头牌武生温良玉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；她是裕亲王的掌上明珠，却救了一心杀她父亲的刺客方天羽，孽缘缠身；她是从不低头的女子，却在电影公司老板沈世豪的力捧下成为艳光四射的大明星，身不由己。

国家改制王府倾覆，她的人生在与良玉私奔那晚出现了重大转折，关于她的明争暗斗正式拉开帷幕。良玉的无能为力，天羽的志在必行，世豪的默默付出，交织成一线铺天盖地的网，她逃不了挣不脱。

十八年后，她已是商人妇，神秘人的出现却搅乱了她平静的生活。纠葛半生，历尽风雨，当枪声响起，所有的情仇爱恨又该何去何从？

<<最后的格格>>

作者简介

于正，著名影视编剧，原名余征，浙江海宁人。
典型爱做梦的双鱼座，相信真爱，渴望一生只爱一人，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找不到，只能把爱情投放在戏里面，熊熊燃烧一把，但只写自己爱写的，不为五斗米折腰。
不知不觉已入行十年，回头才发现这十年的生命居然是八个剧串成的，热泪盈眶，感激不已，并且非常自恋地喜欢每一部，最大的愿望是——有人看我的戏，有很多人看我的戏，有很多很多的人看我的桑葚，如此而已，一生足矣.....

<<最后的格格>>

书籍目录

序言	楔子	第一章	乍相遇	第二章	春意动	第三章	爱别离	第四章	世间路
第五章	有所思	第六章	求不得	第七章	分飞燕	第八章	恨无常	第九章	泪痕
残	第十章	梦里爱	第十一章	相见欢	第十二章	别时难	第十三章	苦相守	第十
四章	良人夜	第十五章	同生死	第十六章	托终身	第十七章	迷离夜	第十八章	咫
尺间	第十九章	狂风乱	第二十章	怕辜负	第二十一章	龙虎斗	第二十二章	很受伤	
	第二十三章	梵天变	第二十四章	太无助	第二十五章	带你走	第二十六章	春去也	

<<最后的格格>>

章节摘录

一晃凤英嫁入裕王府已经一年有余。

这天天色沉郁，厚重的乌云笼罩天空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雷声轰鸣中丫鬟碧荷手端一碗参汤，沿着花园的长廊稳健地走着，走到一个转角时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蹿出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碧荷吓了一跳，险些打翻了手中的参汤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管家海青。

海青早就垂涎碧荷的美色，今天好不容易四下无人，他便起了色心，淫亵地盯着碧荷，奸笑道：

“碧荷，我又不是狮子老虎，你老躲着我干什么，”说着就要去伸手摸碧荷的脸。

碧荷躲闪不及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惊慌道：“方管家，请自重。”

海青依然不依不饶，嘿嘿笑道：“自重？”

碧荷，你的皮肤可真是越来越嫩了，来，让我摸摸，看能不能赶上江南织造新进的丝绸？”

不由分说去抓碧荷的手。

脚下不稳，碧荷手里的参汤掉落在地，她慌忙蹲下来拾捡碎片，海青却趁机从身后抱了上去。

碧荷大惊失色，边哭边挣扎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救命啊！”就在这时，海青的身后传来个严厉的声音——“住手！”被打断的海青心生怒气，扭头道：“谁敢坏我好事？”

不料回头看见的是有孕在身的侧福晋凤英，却是个招惹不得的人物，顿时硬生生挤出笑脸：“侧、侧福晋，我是跟碧荷闹着玩的。”凤英冷笑：“闹着玩？”

宗人府里的皮鞭、板钉更好玩，要不要送你去那边玩玩，”海青尴尬地陪着笑，讪讪道——“侧福晋您可真会开玩笑。”凤英却不与他客气，怒道：“谁跟你开玩笑？”

如果下一次再让我看见你‘闹着玩’，我就请王爷送你去宗人府待几天！”

海青见侧福晋不是个好哄骗的主儿，只能违心地低头认错道：“是是是……奴才下次不敢了……不敢了。”说着拔腿就想走。

凤英并不善罢甘休，喝道：“等一下，跟碧荷道歉。”

海青强压怒气，依言道：“对，对不起。”“太轻了，我听不见。”

海青低头提高音量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凤英这才沉声说滚。

海青灰头土脸地离开了，心里却暗暗有了恨意。

旁的碧荷见海青遭到斥责，上前对凤英施礼，感激道：“侧福晋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否则奴婢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呢。”凤英温和地笑了：“对付这种人不能客气，你放心，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了。”

来，快把眼泪擦擦，你瞧——”她手一抬变出一块丝巾，紧接着又变出束花，送给了碧荷。

碧荷看到这么神奇的事物，立刻忘记了伤心，好奇地说道：“真好玩！侧福晋，您这是怎么变的呀？”

凤英点着她的鼻子，卖起了关子，“秘密。”

“哎呀，”碧荷的小丫头心性上来了，央求了起来，“侧福晋，您就告诉我吧。”“真拿你没办法，好了，告诉你，其实是……”凤英如此这般说了通，碧荷连连点头，两人相视而笑。

一旁隐蔽的角落里，海青偷偷地朝外头吐了口口水，轻声骂道：“哼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仗着王爷宠爱就在这儿耀武扬威，我呸——，乌云似乎更加浓重了，闷雷一声赛过一声。”

快下雨了。

裕王府大厅内，福晋玉琴刚喝了一口茶，哇的一声便吐在了地上，怒气冲冲道：“呸，这是什么茶？”

想苦死我是不是？”

去换。”丫鬟吓得连忙应是，赶紧拿着茶退了下去。

这时海青走了进来，低眉顺眼地上前道：“奴才给福晋请安，福晋吉祥。”

玉琴仍然余怒未消，恨道：“还吉祥呢？”

我看我都快极乐了！”

<<最后的格格>>

”海青上前轻轻捶打福晋的肩膀，轻声道“下人们伺候得不周到，回头奴才替您教训他们就是，您先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。

”玉琴叹了口气“如今王府上下只围着柳凤英一个人打转，就连王爷都快不记得有我这个福晋了，我的身子还重要吗，”海青眼睛转计上心来，态度愈加恭敬：“重要，重要。

您是合府上的主心骨，哪能不重要呢。

依奴才看，这一切并不是王爷的问题，而是……侧福晋……妖性太重 玉琴哦了一声，挑眉等待下文，海青凑到她的耳边道：“您还没听说吧？

外面的人都在传侧福晋是个妖孽，她修炼成了人形，用妖术迷惑了王爷。

”玉琴疑道“真的假的？”海青笑了一下，小人嘴脸毕露：“当然是真的，福晋您想想，她进府前王爷对您是何等的宠爱，可如今呢？

若不是妖术，哪能这么迷人，再说平日那些妖门鬼道，您都亲眼见过……”玉琴点点头，海青继续道，“奴才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

”“说。

”“侧福晋如今已怀有身孕，奴才怕万生出个什么小妖精来，不仅祸害王爷、福晋，恐怕连整个王府都要遭殃……”玉琴顿时紧张起来，忙问：“那……那该怎么办才好？

”海青使眼色遣退下人，到外头谨慎地看了 圈，方才回到厅内，对福晋做了个杀的手势。

玉琴虽不喜凤英，却从未想过加害于她，此刻被海青的动作吓了一跳，连声说：“不行，人命关天，这要让王爷知道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

”海青却不肯罢休，怂恿道：“王爷已被妖术迷惑，早已分不清黑白——再说，王爷此时不是不在吗？

”玉琴蹙紧了眉头，思考着此事的可行性，海青在旁又添了一句，“现在不动手，等那小妖精生下来，可真就没机会了 福晋，三思啊……” “这……”玉琴犹豫了。

裕王府花团锦簇的花园内，凤英和碧荷以及其他丫鬟嘻嘻哈哈地玩闹着。

凤英挥了挥手，对白鸽从她的袖口飞了出来，飞往广阔的天空。

碧荷和丫鬟们纷纷拍手叫好，笑道：“侧福晋真厉害！

”海青看着她们嬉闹的场景，心中冷笑——柳凤英，你尽管笑吧！

你的好日子到头了面上却是堆着笑脸走了上去“侧福晋，福晋请您到祠堂会。

”凤英奇道：“去祠堂干什么？

”海青支吾，只是躬身“这个……奴才不知道，侧福晋请……” 凤英见问不出个所以然，也没多想，将羊中的道具交给碧荷，道：“你们自个儿练吧，会儿再来教你们。

”道为电划过，凤英扶着海青的手向祠堂走去。

谁都没有注意到，侧福晋身边那个状似忠诚的管家脸上露出了阴毒的笑容。

雷声个接一个，似催命的炮声，凤英加快脚步，踏进佛堂只见幽暗的祠堂里几支残烛发出摇曳的光，随后大门就“吱呀”一声关了起来。

烛光愈发显得暗淡，凤英向后望去，海青却不见了身影。

许多牌位在幽暗的光下显得十分诡异，凤英在祠堂里摸索着，不由得有些慌张，连声问道：“方管家，方管家？

你在哪儿？

”没有人理她，一个闪电打了下来，瞬间将整个佛堂照亮，玉琴面色凝重地出现在祠堂前，倒把正在寻人的凤英吓了一跳。

“跪下！

”玉琴厉声道。

“我没有犯错为什么要跪”凤英素来与大福晋井水不犯河水，若不是因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她与她也不过是陌路人而已。

此时大福晋突如其来出现，又不明不白地要她下跪，这叫她如何能从？

“跪下！

”玉琴重复道，脸上杀机顿现。

<<最后的格格>>

刚才消失的海青忽然从一旁闪出，猛地一脚踢向凤英的后膝盖，凤英吃痛，不由得跪了下来。

海青冷哼声，道“胆子不小，连福晋的话都敢违抗！”

玉琴亦喝道：“大胆妖孽，胆敢混入王府妖言惑众图谋不轨，说，你为什么要加害王爷和整个王府？”

“快说！”

海青附和道。

“什么妖孽？”

什么惑众？

我不明白福晋什么意思！

凤英昂首看向他们，气势不输分毫。

“都众人皆知了，还想抵赖吗？”

玉琴向海青使了个眼色，海青会意，一把从身后掐住了凤英的喉咙：“说，你是不是妖孽？”

凤英冷笑“欲加其罪，何患无词，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！”

她拼死抗争着，却始终挣脱不得。

见凤英挣扎得鬓发散乱，玉琴并没有动摇，她目露凶光：“哼，你承认也罢，不承认也罢，今天都得做一个了断！”

凤英惊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玉琴将头扭到一边：“——自古人妖殊途，你没有权利活在这个世上，就让我送你一程吧！”

说完海青便开始用力掐紧凤英的脖子，情急之下的凤英往后对着海青的脚狠狠踹去，海青被踹得后退几步，凤英趁机向门口逃去，口中叫道：“我要见王爷，我要王爷——”凤英的手刚刚碰到佛堂的门口，又被追上来的海青拉了回去，他拿出暗藏的缎带，死死地勒住了凤英，阴狠道“你再也见不了王爷了。”

玉琴到底是妇人，把脸转了过去。

一、响雷炸起，凤英失去了挣扎的能力，瘫软下来。

海青松开手，对玉琴道：“福晋，断气了。”

玉琴侧脸小心望去，只见凤英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她，顿时吓得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啊……快、快把她的眼睛合上，拖出去埋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佛堂的又“吱呀”一声开了条缝，海青拖着凤英往外走去。

积聚了几天的暴雨终于倾盆而下。

玉琴握住胸口的衣服，脸上的肌肉不断抽动着。雨一直在下，似乎在哀痛凤英的离去，它无边无际，仿佛与天地连成一片，每一处都浸透了愁伤，每一处都挂满了凄凉。

昏黑的坟地里，每块墓碑都被雨打得噼啪作响，王府看守祖坟的尤叔打着伞，提着灯笼四处巡逻。

忽然一阵尿急，他找了个地方解开裤子方便，却听到身后似乎有什么声音，他一惊，提上裤子侧耳仔细倾听。

坟地里传出时隐时现的婴儿哭声，一个猛烈的雷声在不远处轰然响起，尤叔吓得脸都绿了，扔下伞和灯笼撒腿就逃，大喊道：“有鬼，有鬼……”大雨依旧，裕王府的大厅里，外出归来的傅伦眉头紧皱，拳头紧紧地攥在一起，仿佛要捏碎石头般。

身上被雨水淋了个透湿。

玉琴小心翼翼地地上前，想用热毛巾为他擦拭，却被猛地一下推开，差点倒在地上。

傅伦的愤怒不可抑制，猛地一拍桌子，震得桌上的茶杯悉数翻倒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！”

玉琴下子跪在地上，放声哭了起来“王爷，我这可全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整个王府啊——妖孽不

<<最后的格格>>

除，后患无穷” 傅伦怒视着哭泣的女人：“你一口一个妖孽，你是神仙还是道士？凤英好好儿的怎么就成了妖孽了？”

！
玉琴虽然心中害怕，却仍答道：“空穴来风，事出必有因，外面都传遍了，王爷要是不相信，臣妾也没法子。”

傅伦气得把拽起福晋：“凤英眼看就要生产，你是一个女人，怎么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事？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”

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利？”

傅伦越说越气，连手都在颤抖。

玉琴一把抓住傅伦的手，颤声道：“若等王爷回来，心软，事儿又办不成了，到时候酿成大祸，臣妾又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？”

傅伦甩开她的手，斥道：“你少拿列祖列宗做借口！我看你是嫉妒成性，丧心病狂！”玉琴听得面如死灰，只觉一颗心如坠深渊——“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王爷，为了王府，倘若王爷实在愤懑难平……”她取出藏在身上的白绫，“就请王爷赐死臣妾……”

傅伦伸手抓住白绫，看了看满脸泪痕的玉琴，终于还是不忍下手，无力地坐到了椅子上，喃喃道：“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”这时，尤叔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连声道：“王爷，福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闹鬼了……”玉琴一惊：“闹鬼？”二人愣住了。

行人撑着伞来到坟地，大雨连绵不绝，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。婴儿的哭声依然响亮，玉琴想起佛堂里凤英睁得大大的眼睛，不禁有些害怕，拉着傅伦的衣角道：“王爷，我早就说了是妖孽，你看，死了还纠缠不休……”傅伦凝了凝神，道：“开棺——”下人们很快便把稀薄的泥土挖开，一起把棺材抬了出来。棺材落地的那刻，婴儿的哭声忽然停止了。

下人们合力抬起棺盖，婴儿的哭声再次响起，大家定睛一看，只见凤英双手朝上，身旁是个哇哇大哭的女婴。

乍作验过尸后，回禀道：“王爷，侧福晋入棺之时只是被气堵住，并没有真正死去，八棺之后，又因分娩的阵痛醒来。”

可惜的是——侧福晋生下孩子便因失血过多而亡” 傅伦看着玉琴，眼中满是悲痛：“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分明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婴，哪有什么妖孽？”

玉琴低头不语暗自懊悔，傅伦从丫鬟手里接过女婴，哄了两下后交给她：“这次的事儿就到此为止吧，以后你要好好待她——”眼望死去的凤英，不免又难过起来，“就当对她额娘的补偿。”

长叹了声，他流着泪拂袖而去。

望着手中的可爱的婴孩，玉琴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。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阵阵花香，傅伦在前边走着，玉琴抱着凤英的孩子跟在后面，丫鬟们随侍在侧。

玉琴啜泣道：“王爷，你已经好几天没理我了——就当臣妾错了，臣妾答应您，以后会好好照顾女儿，您就开口跟我说句话吧……”傅伦看了看婴儿，长叹一声。

玉琴试探地问道：“王爷，孩子还没取名字呢……”只见婴孩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，傅伦心中一动，抬头看到天上的云朵，遂点头道：“她对云彩而笑，又身处花香之中，就叫‘云香’，如何？”

“云香，不错，就叫云香吧——”玉琴沉吟道。

傅伦抱起云香，把头埋进她的襁褓中，心中满是柔情：“云香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放心阿玛不会让你吃苦，阿玛要让你做全天下最幸福的女孩子”自从云香从坟地里被救出后，方海青就一直心下惴惴，又听说了下人们议论凤英之死的种种，想起他勒死凤英的场面，不由得额头直冒冷汗。这些时日里他精神恍惚，似乎走到哪儿，都会看到凤英对他微笑、对他说：“方管家，你以为帮福晋一起害了我，就可以安享富贵了？我还有女儿，她会来找你的，她会为我报仇的——，海青决定出外走走，大街上还是那么热闹，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。

忽然一只小手握住了他的手，海青低头一看，是个神情天真的小女孩。心中有鬼的海青一惊，把将小女孩推倒在地，害怕地往后退去。

<<最后的格格>>

小女孩哇哇大哭，一个妇人走过来，拉着小女孩就走，嘴里还说：“月牙儿，叫你不要乱跑，你怎么不听呢？”又看了海青一眼，“这么大的人了，连孩子都要欺负，白活了把年纪！”

海青满头大汗，脑中满是凤英，顿了顿，他疯狂地往前跑去，失态地喊：“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来找我！”路人纷纷侧目而视，他恍若未闻，一径跑着。

午后的裕王府里，玉琴在宽大的床上睡得正沉，云香也在一侧的摇篮中酣睡。海青悄悄地潜了进来，摸到了云香的摇篮，咽了口唾沫，颤抖着手拿起一个小枕头，正想去闷婴儿的嘴，却不小心碰翻了一个瓶子。

玉琴骤然惊醒：“谁？谁在？”

她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就在自己的面前，本能地拔出放在枕下的西洋枪，对准了海青。

海青慌了手脚，扑上去抢夺枪支，玉琴闭着眼睛扣动了扳机。云香被枪声惊醒，大哭起来，玉琴慢慢睁开眼睛，却发现海青满身是血地趴在自己的床边，吓得尖叫起来。

她的惊叫声传遍了王府。裕王府门口树叶散落，一阵风吹过，它们打了个转又落在了地上。一身孝服的女子和幼童被推了出来，女子哭喊道：“你们这群杀人犯，杀人犯！”尤叔皱眉道：“够了，你丈夫方海青入屋行窃被杀是咎由自取，王爷既往不咎让你们走已是莫大的恩典，你们休要再纠缠。”

任冰声嘶力竭，哭着喊着不肯走：“我丈夫在王府十几年，要偷东西早偷了，怎么会等到现在，他是冤枉的，是你们诬陷他，是你们害死他的，我要替他讨回这个公道。”尤叔猛地把她推倒在地上，骂道：“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滚！”

方天羽见他娘被推倒，冲上前去一把咬住尤叔的手：“不许你欺负我娘——”却被尤叔用力甩了出去。

王府的门合上了，孤儿寡母相互搀扶着，任冰咬牙道：“天羽，抬起头来。”天羽抬头看见裕王府的牌匾，“娘要你记住这个地方，记住今天，是裕王府的人杀死了你爹，是他们把咱娘儿俩赶了出来。”

总有一天你要回到这个地方，把他们欠我们的东西全部要回来。天羽眼中含泪，拼命点头，哽咽道：“是，天羽知道了，天羽一定会听娘的话，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全部要回来！”

大风吹过，初冬的北平分外萧瑟。裕王府门前，母子俩抱头痛哭。

十八年后，清朝，宣统年间，深秋。戏台下座无虚席，京剧的锣鼓声把戏堂衬得热闹非凡。此时戏台上演的正是《双枪陆文龙》，只见扮演陆文龙的武生温良玉唱腔韵味十足，一身扎实的基本功博得一个又一个满堂彩，台下叫好声不绝于耳。

又是一个高难度的翻滚，兴奋的观众纷纷起身鼓掌，这日可，戏台入口处的帘子被轻轻拉开了，一个丫鬟打扮的姑娘探进脑袋张望，旁边另一个丫鬟则十分紧张：“格格，我们快回去吧，这被王爷知道了可不得了。”“嘘……我说过什么，到了外面不许叫我格格，要叫傲雪。”

记住了没有？云香点了下踏雪的鼻子。踏雪委屈道：“甭管叫什么了，咱们还是快走吧——”云香却不管她，踮着脚向台上张望：“你看他们都看得这么带劲，来都来了，又怎么可以轻易错过呢？”说完，她灵巧地从观众中向前挤。

踏雪急道：“格 傲雪，傲雪”见云香并不回头，她只能无奈地跟她一起往前挤去。戏台上大伙儿正在收拾服装道具，云香拽着踏雪偷偷地溜进来了后台。

“格格，这戏都看完了，咱们就快回去吧。”踏雪小声再次央求道。“那可不行，好不容易溜出来玩次，我还没尽兴呢！”

<<最后的格格>>

”云香四下打量着，漫不经心道。

“我求求您了，万被发现，我可担待不起啊！”

”踏雪有些着急了。

“不会有事的，我遛一圈就走，你去外面等我。”

”踏雪还想说些什么，早被云香截住了话头，“去吧去吧，会儿就好。”

”踏雪拗不过她，只得无奈地走了，云香这才得了自由身，充满好奇地摸摸这摸摸那，这时，良玉在一群富家子弟的簇拥下来到了后台。

见有人来，云香连忙放下手上的头饰，情急之下一头躲进了戏衣堆里。

“温老板，你现在的唱腔可是越来越有味儿了。”

”“是啊，简直是余音绕梁三千日。”

”“说好了啊，温老板，你得教我那个踢腿，太帅了。”

”“头牌就是头牌，没说的。”

”众公子哥七嘴八舌地说着，表达着自己的仰慕之情，良玉笑，拱手道：“承蒙各位捧场，下一回在下一定给各位看更精彩的。”

”一旁看了许久的刘公子趾高气扬地站着，示意身边的下人走到良玉身边。

下人原就得了吩咐，这回就当了一个传话的。“温老板，我们家刘公子过两天生日，想请温老板去唱个堂会助助兴，不知温老板肯赏脸否？”

”良玉用余光一瞥在旁不可一世的刘公子，心中轻蔑得很，脸上也毫不客气：“对不起，要听戏来戏园子，良玉从来不唱堂会。”

”下人看一眼自家主子，赔笑脸道：“温老板，价钱万面您放心，保证让您满意。”

”说着从13中拿出银子放在桌上，“这是订金，请笑纳。”

”良玉蔑视地看了看银子，朗声道：“有钱可不一定什么都能买到，刘公子得罪了，恕在下难从命。”

”此言出，下人十分尴尬，沉默许久的刘公子阴阳怪气地开口道：“温老板真是忙得很，我们走”

收起银子，下人灰溜溜地跟上刘公子的脚步。

走不太远，刘公子用温良玉正好能听到的音量说道：“不过是个下三滥的戏子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给脸不要脸，呸。”

良玉望着刘公子的背影，轻视地一笑，不屑与之争执。

而仍然躲在戏衣堆里的云香开始有些呼吸不畅，她扒拉着衣服，努力在缝隙里寻找着新鲜的空气，准备更换戏服的良玉撩开戏衣堆，不料看见了躲在里头的云香，...时竟怔忡了。

“你是”云香见自己被发现，猛然一惊，慌忙跳出衣柜，逃也似的走了。

良玉阻拦不及，“姑娘.....”他被云香的美貌震慑住了，呆呆地站在那儿，许久未能缓过劲来。

这日阳光明媚，玉琴在敞亮的大厅里仔细计算着繁杂的账目，傅伦愁眉深锁地回来了，她放下手中的事情迎了上去。

为王爷斟了杯茶，玉琴询司道：“王爷，怎么啦？怎么回来就愁眉不展？”

”傅伦喝了口茶，深深地叹了口气“我愁的是国家大事，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？”

跟你说了也白说。”

”玉琴一笑，上前帮傅伦揉捏肩膀，宽慰道：“我是不懂，不过说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好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”“别提了，昨天孙中山带领的革命军在武昌起义了。”

”“啊，结果怎么样？”玉琴虽然不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，但她直觉这不是什么好事。

“还能怎么样，总督府衙门都叫他们给占了，今儿早朝都快乱成团了.....”傅伦气道。

玉琴打了个哈哈，笑道“王爷放宽心，依臣妾看，一帮乌合之众起不了什么大作用，当年长毛作乱也来势汹汹，最后还不是被剿灭了。”

”“你知道什么，之前皇上要收回川汉铁路的兴建权四川、湖北两地已经闹得不可开交，昨儿又是个武昌起义，这样来，各地的革命军就更加猖獗了，我有个不好的预感——可能要出大事儿了。”

”傅伦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
<<最后的格格>>

“臣妾知道王爷处处为朝廷想、为朝廷忙，可也要注意自个儿的身子，我是个女人，国家不关我的事，我只要王爷您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傅伦叹气道：“你心里有我，我明白，对了，云香呢？”

玉琴道：“她在房里。”

说到她，我正想跟您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下个月是您的寿诞，我想好好儿地办一办，把京城里有头脸的人家全都请过来。”

玉琴笑道。

傅伦一皱眉：“还是算了吧，国难当头，我没这个心情，切从简就好。”

玉琴嗔道：“国家国家，你的眼里心里就只有国家，国家是大事，难道咱们云香的终身就不是大事了吗？”

傅伦拍额头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哈哈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也对，云香过了这个月就满十八了，眼下时局这么乱，早点有归宿的确是好事。”

玉琴颌首道：“王爷，您这个寿宴来让云香露个脸见见世面，二来，我们也好为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。”

倘若遇上门当户对的就早些完婚，也算了却咱们的一桩大心事。”

傅伦点头赞许道：“还是你想得周到，那就让下人去办吧。”

“是，王爷。”

玉琴下去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傅伦心里闪过一丝担忧，却又转瞬即逝，他没能说清这种感觉从何而起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往里间去了。

云香的房内布置得清新雅致，虚位以待的闺床正在等待主人的填八。

窗户悄悄打开了，踏雪率先爬了进来，之后又拉了把云香，两人都累得气喘吁吁。

“好累啊——”云香长叹一声就趴在了床上，再也不愿多动一下身子。

“格格，先别躺下，先把衣服给换了才好。”

踏雪到底想得更多些，急忙催促云香更衣。

“等会儿再换，让我先躺会儿。”

云香不以为意，门外却传来咳嗽声。

“王爷，你没事吧，要不要找个大夫瞧瞧？”

是玉琴的声音。

“我没事，你别大惊小怪，一会儿喝口茶就好了。”

踏雪听到王爷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连忙开了条门缝偷看了一眼，只见傅伦和玉琴正走过来，顿时大惊失色：“不好了，格格，王爷、福晋来了。”

“啊，惨了，惨了，这下可怎么办，”云香也吓得够呛。

“格格，你赶快把衣服给换了！”

踏雪手忙脚乱地四处找衣服。

云香心道来不及了，眼睛一转计上心来，腾地一下钻入被子里，把自己盖了个严严实实，装出一副病怏怏的模样。

“我从今天早上开始犯了伤寒，明白了吗，”云香冲踏雪挤眉弄眼道，踏雪看她这架势心里早猜了个七七八八，等敲门声响起，玉琴问云香是否睡下时，她抢上前开了门福了身，道：“王爷吉祥，福晋吉祥。”

云香声音虚弱，眉头轻蹙：“阿玛、额娘，云香身体不适，不能下来给你们请安了。”

傅伦向来心疼云香，这会儿看见女儿是副病模样，不由得走近床头，关切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好好儿的怎么病了？”

”

<<最后的格格>>

编辑推荐

《最后的格格》：《我要成名》最佳新人霍思燕、TVB当红小生陈键锋、著名影星孙兴、严宽领衔主演，同名电视剧全国热播，震撼人心的末代绝唱，皇室格格的民间悲歌。

末代格格的痴怨情仇，乱世之中的情爱大戏，一场浪漫邂逅，一次致命的苦恋，一桩恩大于情的婚姻，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无望之旅，天堂地狱一念之间。

<<最后的格格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